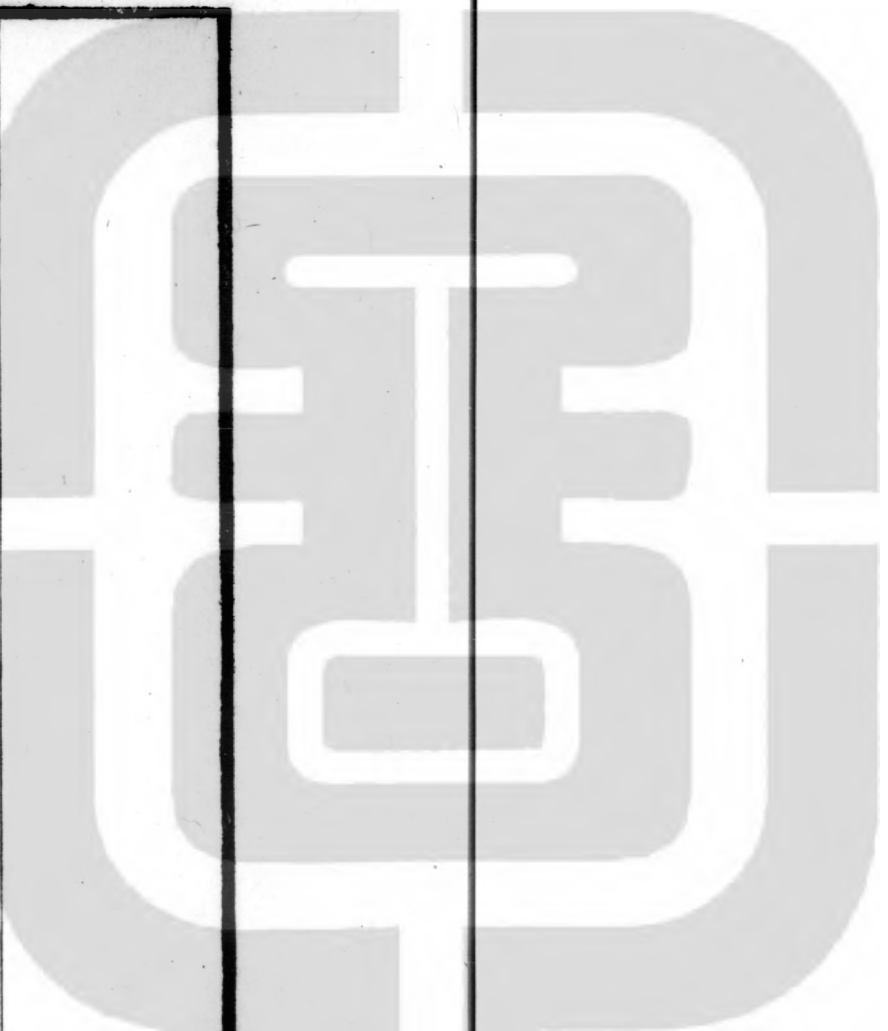




皇朝舊錄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梨洲先生思舊錄序

後學鄞全祖望撰

予嘗謂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賴一時人物以玉成之蔡侍郎梁材因數古人享此遇者莫如歐陽克公蓋其當有宋極盛之時揚歷真仁英神四朝一時名流皆極九等人表之最而克公盡收之於文字間是不特昌黎柳州所無即東坡南豐亦稍遜之梨洲先生產于百六之際其生平磨蝎之宮野葛之餉有為世人所不堪者而百年中閱歷人物視克公有過之而無不及斯又一奇也先生以忠端公為之父以戴山先生為之師當髫髻時所追隨稱父執者莫非膺滂蕃武之徒稍長遊證人書院私淑者洛閩之門庭見知者

楊袁之宗派或告以中原文獻之傳或語以累朝經制之略耳濡目染總不入第二流品目會廟堂與紹述之論祭酒諸生俱掛黨人之籍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以禁錮之碑為通家之譜苟有范溫陸棠之徒墮家世而喪師傳者望塵自遜不敢復前蓋先生之學問氣節得於天者固有不同要其淵源之自則相半焉至於三辰易運從止不遂如鄧先荐從戎不遂如王炎午礪灘鰲背呼文陸謁張陳相與吞聲而泣血又一時也風波既定家居奉母則嘗以講經自給東維以論文為生靈光巋然長謝鶴書河汾弟子多出而為巖廊之器而先生亦已老矣先生碑版傳狀文字最多其思舊錄則其追懷朋好禱錄見聞腸斷於甘陵之部神傷於漳水之湄纏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綿惻愴託之卮言小品以傳者也以先生之撰述言之學案文案如山如河是錄其渺焉者然先生百年閱歷取精多而用物宏于此約畧見之在他人則分先生之一節皆足以豪充公當其盛故哆兮者如春先生當其衰故噫兮者如秋世有讀先生之書者方信予言之非夸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劉子平
西司
所據書

劉子平
鈔本

思舊錄

姚江黃宗羲著

後學鄭性訂

大節校

劉先生諱宗周字啟東學者稱為念臺先生其學體認辛苦無所不歷故先儒之弊洞若觀火立朝危言危行仕至左都御史越謚忠端閩謚忠正先生於余有罔極之恩余邑多逆黨敗而歸家其氣勢不少減邑人從而化之故於墓地祠屋皆出而阻撓其時吾邑有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為密雲悟幅巾弟子皆以學鳴每至越中講席其議論多袒黨逆之人先生正色以格之謂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亾友也苟

有相嚙者請以螳臂當之矣戊辰冬先生來弔褰幃以袖拂其棺塵慟哭而去先生與陶石梁講學石梁之弟子授受皆禪且流而為因果先生以意非心之所發則無不起而爭之余於是邀一時知名之士數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而此數十餘人者又皆文章之士濶遠於學故能知先生之學者鮮矣先生誨余雖勤余頑鈍終無所得今之稍有所知則自遺書模索中也己酉六月 日先生勺水不進者已二十日道上行人斷絕余徒步二百餘里至先生之家而先生以降城避至村中楊壩余遂返繞門山支徑入楊壩先生臥匡牀手揮羽扇余不敢哭淚痕承睫自序其來先生不應但領之而已時北兵將渡人心惶惑余亦不能久侍復徒步而返至今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思之痛絕也

文震孟字湛持公之入相也天下以之望治為溫體仁所排而罷庚午歲余自南都試回遇公於京口遂下公舟以落卷呈公公見余後場嗟賞久之謂後日當以古文名世一時得失不足計也坐舟中竟日珍重而別

何棟如字天玉兩人詔獄初以稅事後以遼事住南都之烏龍潭著周易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三致意焉為木牌蓬屋上下於潭中先生故與馮應京先生講學遇其壽日亦用優人謂余曰余不似念臺先生擔板子勿訝也先生雖困苦之後不忘用世一日暑甚先生笑曰如此酷暑即以本兵起我亦不赴也

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以諸生有盛名上自縉紳大夫下至
工賈倡優經其題品便聲價重於一時故書畫器血多假其
名以行世歲戊辰余入京頌寃遇於西湖畫船三隻一頓襟
被一見賓客一載門生故友見之者雲集陶不退埒謂先生
曰先生來此近十日山光水影當領畧徧矣先生笑曰迎送
不休數日來只看得一條跳板余時寓太平里小巷先生答
拜乘一小轎門生徒步隨其後天寒涕出藍田叔瑛即以袍
袖拭之余出頌寃疏先生從座上隨必改定己已秋余至雲
間先生城外有兩精舍一頑仙廬一來儀堂相拒里許余見
之于來儀堂侵晨來見先生者河下泊船數里先生櫛沐畢
次第見之午設十餘席以款相知者飯後即書扇亦不下數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十柄皆先生近詩書余扇為弔熊襄愍詩男兒萬里欲封侯
豈料君行萬里頭家信不傳黃耳犬遼人都唱白浮鳩一腔
熱血終難化七尺殘骸莫敢收多少門生兼故吏孤墳何處
插松楸余留信宿而別明年書來歎不會過弔云豈無田僮
一束芻彼磨鏡者何人哉許為先忠端公作傳寄於宋氏
後見宋子建集有先忠端公傳不知即先生之文否而以
列之宋集何也

史磐字叔考徐文長之門人其書畫刻畫文長即文長亦不
能辨其非已作也長於填詞如兼釵合紗金丸夢磊諸院本
皆盛行於世余十四歲時於黃泥橋諸氏園中見之鬚鬢皓
然年蓋九十餘矣

范景文字質公吳橋人東閣大學士甲申之變投龍泉巷古井公儀觀甚偉好自標致在吏部考功時逆奄以先忠端公八人姓名致公公曰此八司馬故事也某豈奸黨之鷹鷂乎投板而歸其為南大司馬頗留心於著述劉振之之識大編茅元儀之武備志皆公所指授也然其人皆非作手猥雜不足觀而公之虛懷下士末世所僅見耳余謁公公出其書畫賞玩終日有宋刻爭坐位帖神宗賜奄人以抵俸者公欲鉤勒重刻公有家樂每飯則出以侑酒風流文采照映一時由是知節義一途非拘謹小儒所能盡也倪元璐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戶禮兩部尚書甲申之變自磔而死遺命大行殮後方可收吾尸初為庶吉士虞邑有二人當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一其人欲攻先生出之先忠端公倡言倪之文望非詞林不可乃止逆奄敗後其黨楊維垣等反面攻奄以為捲土重來之計先生分別邪正手障狂瀾維垣等為之折角又請毀要典以為魏氏之私書孫之獬抱要典而哭於朝不能奪也未幾而許重熙之五陵注畧出其中有礙於誠意伯劉孔昭之祖父時先生為司成孔昭屬毀其板先生不聽孔昭遂以出婦許先生去位癸未始召用先生頗事園亭以方墨調硃砂塗墜牆壁門窗門生魯元寵為徽州推官多藏墨先生索之間數日又索元寵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之速既而知之以為吾所奉先生者皆名品不亦可惜乎先生導余登三層樓正對秦望其兩旁種竹數千竿磨戛有聲先

生笑謂余曰竹固水產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子以為何如先生殉節以後余再過之其地已為瓦礫矣此亦通人之蔽也金鉉字伯玉車駕司主事每巡城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嘗以語其弟大行變聞竟投御河而死公居城之陋巷余嘗過之杯酒脫粟蕭然如寒士談咏竟日施拜

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以左副都御史城守城破賊充塞街道不可返寓公望門自縊居人恐貽累拒之於是以砒霜投燒酒而飲九竅血裂死公為通政時黃石齋先生下獄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為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籍逾年再召為南通政使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上曰南京無事留此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朕幹些要務遷為副院辛巳之冬葬我外舅葉六桐先生公題主余祀后土公言天下將危吾輩不知稅駕何所癸未太夫人五十壽誕公將赴名為文以祝云余友黃太冲戢山之高第弟子也每過余談學知余所評陽明文集有所未盡公之虛懷樂善如此公一子天其疎族欲竄繼余為議立其弟之子以後云

祁彪佳字虎子山陰人具為蘇松巡按悉取打行火國之流杖殺之列郡肅然南渡復巡撫蘇松乙酉北兵將渡公出居寓園夜半自沈於水余嘗與馮留仙鄴仙訪之於梅市入公書室硃紅小榻數十張頗放書籍每本皆有牙籤風過鏗然公知余好書以為佳否余曰此等書皆閭門市肆所有腰纏

數百金便可一時暴富唯夷度先生公之所積真希世之寶也二馮別去留余夜深而散

鞏永固字洪圖大興人尚先宗女樂安公主城破闔門自焚死公貌如書生喜結交文士壬午僧達聞說戒余與公同坐齋堂議論相契由是來往

方震孺字孩未壽州人巡按遼東下詔獄其出獄謝恩一疏讀之絕痛辛巳公在南都余往還久之公謂余文有師法不落世諦時飲六安茶香色俱佳因曰此乃真六安彼暴烈日中者烹之其色如酒只堪屠沽飲耳

魏學濂字子一癸未庶吉士忠節公之次子頌寃闕下奄黨阮大鍼猶把持殘局子一刺血上書始麗於法闔賊破城子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一與孫竒逢相約欲以賊攻賊久之不至故其死獨後子一多藝能為古文字工章草畫有元人筆法學兵法於王君重學律呂於薄子珏一時名驟起而忌之者亦衆以其後死也謗者紛然余以同難兄弟過相規善相勸蓋不異同胞也周延祚字長生吳江忠毅公之長子戊辰余年十九出學入京師於世故茫然時李實李永貞劉若愚許顯純崔應元曹欽程皆逮到入獄會審對簿長生鍊達凡事左提右挈因以長錐錐彼仇人血流被體獄卒顏咨葉文仲諸公皆其毒手余與長生登時捶死已卯余至其家壬午與之同試北場乙巳余館石門意欲扁舟話舊而不果行僅以長箋致之長生未答而逝

李遜之字膚公江陰忠毅公之子好讀書錢牧齋嘗謂江陰李氏家多殘本甲申秋余見之於南都甲辰至其家訪之不遇膚公無子然所著三朝野記足以傳矣膚公之舅蔡士順纂僚庵野抄同時尚論錄留心當世人也亦因膚公見之周茂蘭字子佩為人謹守忠介公規矩不失尺寸好二氏之學濟洞之爭天童三峯之頌子佩於其中為調人余試南都每相欵接甲辰至其家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千里來拜先忠端公之墓登山如履平地乙丑余至姑蘇子佩枉僧舍法東坡坐道堂四十九日厚自養鍊因破關出見其所注參同契頗有心得而注鈍翁但以神仙忠孝陳言序之失其旨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官至吏部尚書殉節危城 先忠端公在獄公納橐餽募金抵誣贓以此去官公為司寇崇禎末陳新甲劉元斌王裕民張若麒諸大獄無不自公手定丁卯渡江來弔登堂拜母公知余家赤貧凡可以周急者無所不至余讀書泛濫公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以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為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今老而無所見長深愧其言朱天麟字震青崑山人崇禎時為翰林編修改革之後以相國從王間關而死先生好深湛之思極之至於恍惚故所著易鼎三然無有不河漢其言 先忠端公之難最先渡江而

來者先生也先生司理饒州余寄詩一卷先生即為之延譽令名手序之壬午在都中余過先生先生談學牽連不斷余忽忽座中睡去亦不怪也

沈壽民字眉生宣城人移寓南京余十七歲遭難往來都中邑中黨逆者陵侮孤兒墓訟祠訟紛紜不已無暇更理經生之業不讀書者五年矣庚午至南京邂逅眉生為之開導理路諄諄講習遂入場屋癸酉訪我於黃竹不遇而去至武林與余同寓孤山詩酒流連月餘戊寅余訪眉生於宛陵而眉生以保舉入京余信宿其家地名紅林去城半舍阮大鍼黨禍起眉生變姓名至金華不相聞問然余逢急難必夢投眉生之家痛哭而醒戊戌鄒文江來始得眉生消息已返家園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二行春

庚戌得眉生手書

余詩所謂春盡來歲

作詩寄之甲辰五月遇文江於姑蘇約其共訪眉生而文江暮收從前猶勝竟沈浮是也乙卯有客自長洲來接眉生書云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纔一見耳世路羊腸跼天踏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故亭願撰杖履自此陟黃岳渡漸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太夫人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頽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奈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以諸時賢傳誦頗闕什一古今生知惟堯學知惟舜大禹口口說艱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書筒上書四月二十日瀨江寄而眉生之卒在五月三日相去僅十有二

日則此書是絕筆也以數千里之遙顧訣別不寒時刻豈非冥契乎

沈壽國字治先眉先弟也庚午同試南都一日月明如畫余

弟

下漏一門字惟周元亮之向訪崔昭飲至夜半而散戊

寅余至死一宿於市肆明日欲抵安慶治先知之來肆中將

余襜被強搬去拉予同入城則麻孟璇梅朗三徐律時忘其

顏庭生十餘人已角巾葛袍出迎於路遂寓徐乾岳律時之

家款留近十日將行出宿治先家余臥後治先發吾拜匣空

無所有以五十金置其中鎖如故遲明余始知之謂治先曰

此子會銀也凡人官則舉會其壁上奈何以餉余乎治先曰

子途中不比吾家中也未幾宣令余賡之致餽余曰子可無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慮矣治先始已以肩輿送至池州又寓書責貴陽吳空之鍾
餽金其交情如此依原本缺一行後凡中脫者故此山志

沈士柱字崑銅蕪湖人讀書明敏下筆千言癸酉甲戌來西

湖寓樓外樓武林名士畢集湖舫為之增價薄暮與余聽絲

竹管絃所在棹小舟尾之改革之際累書招余余未赴之終

以李大生一案受禍崑銅收禁南都之內一年有餘有前後

宮詞二十四首余大選數首記於此前詞云三百年恩總未

酬宸居何意臥羈囚先皇製就琉璃瓦還與孤臣作枕頭宮

女當年繡上陽征衣親製賜沙場那知雁塞龍堆婦時大內任

翻補旃裘御榻旁落日昭陽半照灰寒鴉猶帶影飛來上林

無樹堪留宿喚醒羈人夢一回古木俱熏風只有五絃揮彤

管朝朝傍衮衣便殿只今圖史廢歌鶯舞蝶不輕飛後詞云
趙瑟秦箏入選頻一年歌舞號長春弘治誰教膚粟吹
殘月腸斷南冠夢裏人內帑空虛仰屋嗟輦將寶玉柄臣家
殘珠剩鈿無些拾尚聽胡雛怨翠華方傳內藥宰臣賢親製
蟬酥御苑前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是莽新年從龍舊侍
寂無聲聞蟒玉貂金俊少羣思漢章縱都被繫又將指使動
新君征馬長江四面圍親將騎射悅宮妃那堪回首園扉泣
落得傾城帶笑歸亡國後故嫁鸚鵡金籠喚御香名貴妃
親教調郎情即今苦雨淒風夜却嘯鸚鵡四五聲帝好鸚鵡
鸚鵡呼之移得豪家洛牡丹幸姬爭戴折花殘沈香亭址多
烽火繫馬誰憐舊倚欄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周鑑字仲馭金壇人庚午南中為文會仲馭招余入社已東
渡錢塘見劉夫子入甬見百歲老人劉念庭返棹訪余與沈
眉生讀書茅山務王佐之學阮大鍼招搖豐邑以新聲高會
網羅天下之士人不知其為奄兒也仲馭草南都防亂揭以
顧杲居揭首列名士百餘人大鍼窘甚於是與仲馭為質首
之仇矣己卯余入試南中中途病瘧過句容至仲馭家談至
夜分而瘧不發壬午北上又晤仲馭言陽羨之出山大鍼哀
求於東林諸君子云所不改心以相事者有如茲水吳中諸
君子頗欲寬之但未知南中議論何如耳因邀仲馭至虎邱
語以假借之意仲馭毅然不可陽羨亦不敢犯正議以此復
大鍼大鍼涕淚交下願以其化身馬士英代己大鍼得志必

思舊錄
欲殺仲馭然無隙可乘不得不借介生從賊之名以及仲馭初仲馭與介生以門人相高一邑遂成朋黨兩家之門人相見則睚眦相向仲馭之門人以徐澤商為魁聞李賊勸進之文有比堯舜而多武功方湯武而無慙德揚言出自介生之手馬士英竟以入告大鉞遂以大義滅親逮仲馭入獄勒令自盡澤商意欲殺介生而反以害其師大鉞意在殺仲馭而借名殺介生仲馭在獄余欲入視之而稽察甚嚴徒以聲相聞而已負此良友痛哉

韓上桂字孟郁番禺人以南京國子監丞左遷照磨庚午余奉祖母太夫人在經歷官舍與之為隣有梧桐一株益一畝余讀書梧桐之東孟郁讀書梧桐之西但隔一墻耳孟郁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始授余詩法遂引入社孟郁尋移居集南中詩人賦新秋七夕詩余得秋字詩成為改數字孟郁贈余詩極多失去可惜孟郁豪爽不羈其在五羊伶人習其填詞會名士呈技珠釵翠鈿掛滿臺端觀者一贊則伶人摘之而去在舊院演所作相如記女優傅靈修為文君取酒一折便賚百金好談兵畧鬱鬱無所試而卒錢牧齋曰孟郁為詩賦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噓呼號飲博探題次韻紙上颯颯如蠶之食葉俄而筆騰墨飽斐然可觀

林雲鳳字若撫長洲人詞人之耆舊也是時南中詞人汪遺民逸有鍾伯敬批評集張隆甫有朱之蕃張唱和集閔士行景賢有快書皆與余往還而若撫最親贈余詩亦最多

吳子遠道凝

周元亮

亮工

與余同庚苦撫因作詩有誰家得

種三珠樹老我如登羣玉峯流傳詩社其後出處殊途元亮猶寫此詩以見寄若撫寓報恩寺余與之登塔九重及遊城南七十二寺皆有詩唱和沈長卿邀贈余詩其序蘇撫死校尉事云繼而民訖起姑孰若撫笑謂姑孰太平也以之名吾姑蘇何以言詩

陳玄素字古白余時作詩頗喜李長吉古白一見即切戒之亦云益友

韓如璜字姬命廣之博羅人好古文有皇明文茲之選癸酉序余制義南中詩會無有不赴李小灣為南宗伯故姬命久留南中所著古文自號為小韓文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麻三衡字孟璇余交之於南中書筒往來無有間歲必以古墨侑簡贈余多古詩以兵應邱祖德被難臨刑賦詩誓存千丈髮笑看百年頭

林古度字茂之閩人住南京蕭然陋巷車馬盈門其先人曾被廷杖余贈詩有痛君舊恨猶然積而我新冤那得平茂之讀之流涕

梁稷字非馨南海人庚午何匪莪選皇明文徵非馨主其事辛巳余復遇之於南中遊江湖間尚未歸南海也

何喬遠字匪莪閩人為南司空四方名士多歸之九日大會於鳳凰臺分韻賦詩所著有萬歷集固一代之作手也錢牧齋以其所纂國史命名名山藏嘗之此蓋不敢以私史纂國

史何可非也

何楷字玄子閩人著五經解詁余入其書室方為周易解詁收羅甚博百年以來窮經之士黃石齋郝楚望及公而三耳隆武建國公以左都御史叱鄭芝龍於殿上致政而歸芝龍使人戕其耳於途中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復社國表四集為其所選故聲價愈高嘗於西湖舟中贄房書羅岵之文次日杭人無不買之坊人應手不給即時重刻其為人所重如此次尾亦好收書然未經攻索書賈多欺之分析眉公秘笈秘冊彙函零星以為奇書次尾不知也辛巳與馮躋仲同入太學相得益張一日

未行未

引燒之為一姓字

出

一

一

引燒之亦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笑而罷改草之際起兵山中未幾而敗

劉城字伯宗貴池人為人平易無次尾之峰鋌雖掛名防亂揭阮大鍼亦不忌之戊寅余信宿其家四壁圖書不媿名士也

錢禧字吉士蘇州人每刻社稿必遣使至余家余知其崇尚先輩不以平日之文應拈題別作數首吉士嗟賞入選

吳讎字衆香住城南委巷舉時文社於天界寺集者近百人拈題二首未午而罷設飲於寺之丹墀刻孫樵皇甫湜文行世余別衆香詩有一榻藏書君寂寞半年旅邸我糊塗張自烈字爾公江右人舉國門廣社而與予尤密者宣城梅朗三宜興陳定生廣陵冒辟疆商邱侯朝宗江右張爾公無

錫顧子方桐城方密之無日不相徵逐也朝宗侑酒必以紅裙余謂爾公曰朝宗之大人方在獄豈宜有此爾公曰朝宗素性不耐寂寞余曰夫人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吾輩不言終為損友爾公以為然爾公選文辨多駁艾千子定待千子大怒亦肆訾嗽余以為塲屋氣習壞人心術不淺制義一途不過取其稍通文理落筆暢達者使其可以從政原無關於大道從來評文者何曾出此而欲以此為聖學之要則千子之作備也其所言極至以歐曾之筆墨詮程朱之名理夫程朱之名理必力行自得而後發之為言勃窣窟亦不過習講章之膚說塵飯土羹焉有名理歐曾之筆墨像心變化今以八股束其波瀾承前弔後焉有文章無乃岡人昧已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之論乎其間先輩如楊復所等間有發明其心得千子批駁不遺餘力近溪復所之學千子何曾夢見即歐曾之文章千子但摹倣其一二轉折以為歐曾在是豈知其為折楊黃華也千子無論後來面牆之徒讀其批尾妄謂理學文章盡歸於艾於是猖狂妄誕遂罵象山罵陽明不知天之高地之遠遂化為時文批尾之世界余嘗謂人敢罵象山陽明決不敢罵關壯繆以壯繆能禍福人也不知其人自絕於天象山陽明即不禍汝汝固自求多禍禍必從之矣是與罵壯繆同也近有落第來者言粵中生一犢背上白毛成字則吾浙中罵象山陽明者也粵中會試者以其姓名問於人都中聞然相傳嗚呼余之言不幸而中也

梅朗中字朗三宣城人世以詩名前有聖俞後有禹金而朗三行住坐臥無不以詩為事禹金有文紀自漢至隋朗三纂賦紀以補之馮汝言輯漢魏六朝詩紀朗三搜其遺逸句斷章亦二大帙戊寅余登其家三層樓禹金讀書之所也古木蒼然下臨古塚發其藏書朗三以陳旅集贈我辛已在南中與共晨夕者數月宿觀音閣夜半鳥聲聒耳朗三推余起聽曰此非喧鳥覆春洲乎如此詩境豈忍睡去薄暮出步燕子磯看漁舟集岸斜陽掛網別一境界有言某家多古畫余與朗三往觀二更而返月明如晝復止酒樓沽飲遇崔昭病臥樓上就其榻訪之十月朔日會秦淮舟中叙宛上社事多相水火余豈與時文爭名者乎而密友不能相信也余亦為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慨然

趙初浣字霄度涇縣人癸酉偕一僧來湖上吳次尾每於廣座議論鋒起即瑣屑之爭亦不讓人雪度曰焉有名士而終日妄言者乎其後死於圍城

金渾字宜蘇吳縣人先忠端公之難最先至吾家痛哭而去知英德縣亦死於難無有表章之者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戊辰相遇於京師庚午同試南都為會於秦淮舟中皆一時同年楊維斗陳臥子彭燕又吳駿公萬年少蔣鳴玉吳來之尚有數人志之其以下第與者沈眉生沈治生及余三人而已余宿於天如之寓甲戌余與馮研祥同至太倉值端午天如宴於舟中以觀競渡遠方來執贄者紛然天

如好讀書天姿明敏聞某家有藏書夜與提燈而往觀之其在翰苑聲價日高奉之者等於游夏門無益友天如亦自恃其才下筆豐艷遂無苦功入細嘗以泥金扇面信筆書稿故所成就不能遠到

張采字受先其文質朴過於天如余亦遇之於京師甲戌亦在其家往還意氣慷慨不盡其才而止

楊廷樞字維斗丙寅擢死校尉焚駕帖維斗與馬僅而得免戊寅刻先忠端公詩集維斗過余見之遂請為序不剃髮而死

陳子龍字臥子華亭人為紹興推官撰先忠端公祠堂碑銘余邑有疑獄余一言臥子遂出死罪二其相信如此吳勝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兆之余獄臥子望門投止牽連甚衆人以比之張儉馬臥子少年之文恃才縱橫艾千子與之論文極口鄙薄以為少年不學不宜與老學論辨自取敗缺海內文章家無不右千子以余觀之千子徒有其議論其摹倣歐曾與摹倣王李者亦唯之與阿臥子晚亦趨於平淡未嘗屑屑於摹倣之間未必為千子之所及也

陳貞慧字定生陽羨人國門廣業之社定生與次尾主之周旋數月姚太夫人六十之誕少保于庭定生父子皆有詩為壽

黃居中字明立居金陵之蘆葦巷庚午何匪莪舉詩社余與明立無會不與辛巳明立七旬余以宗人共坐一席明立

首行北之下多一

第字陰面首行多一以智三字第三行多丹也二字

癘丹也子遠拜求茅山道士得藥一丸致余余知其為絕癘丹也念朋友之真切不忍虛其來意些少服之而瘥頓異常密之為我切脉其尺脉去關下一尺取之亦好奇之過也壬午在京師言河洛之數月出新意從永歷為相隨削髮為僧法名無可

金光辰字天樞合肥人余北京寓萬駙馬之園在城之極西公時為僉院相去幾二十里特來相訪謚典久稽余欲上疏催之以稿呈公公即袖之而去其寫本及投通政司皆不煩余也公弟光房字天駟當己卯余試南都方病瘥天駟以其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天界寺私室寓余

朱荃宰字咸一在留都為鬪墨之戲皆方正邵格之羅小華名品方程以下不論也知武康縣代者左碩人許之徐虞求先生致書於余往武康縣為解時咸一方病與韓道士講坐功及余武康返而咸一已死韓道士者住重陽觀一飯能盡斗米閉戶或一月不食至庚寅猶在重陽王爾祿拜之為師不知所往

陳元齡字宗九閩人余遇於金陵著思問初編其壬遁之學得之於吾鄉周雲淵惜其時未及受之也

顧杲字子方涇陽先生之孫南都防亂揭子方為首阮大鍼得志以徐署丞疏逮子方及余時鄒虎臣為掌院與子方有

思舊錄
姍連故遲其駕帖弘先出走遂已子方建義死於亂兵
陳弘緒字士業江右人在南都與余訪求藏書之家庚子余
遇其舅氏於舟中寓書士業答言非故吾若有慙德何也
萬士華字茂先江右人南宗伯李小灣出諮訪謚冊皆擬謚
於上 先忠端公之謚茂先所擬也

朱大典字未孩余年十四時隨 先公至李皇親園看牡丹
公方較射園中得一見之其後守金華死最烈有金無鍊者
屠城之日無鍊知必死立於廟門屠者入廟三四番在廟內
者皆死從無鍊身旁往返皆不見之幸而得生其弟則受屠
弟嘗於南鎮求夢神令其伸掌書一古字於上不能解至是
城外穴地十人同埋一坎方知古字之為十口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錢士升字御冷嘉善人已已余至其家求墓文公出一冊問
東浙士大夫賢否即書其上此時已為入相張本

李清字心水泰州人為甯波推官不甚知余久之而相契先
公同難之謚典正當邪氛熾日忽然並下則公之力也癸丑
余寓書泰州公答云弟家居近三十載行年七十三矣舊時
知識零落山邱忽一羽從空而下啟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
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八旬益嘆為先老先生忠義之
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即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
奉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唯矻矻一卷書以消茲
長日耳

張國維號玉笥東陽人官至大司馬相東浙余更深見之論

事送余下舟聲如洪鐘尋死國難

張鼎字侗初松江人己巳余見之於其家時先生已病草臥一坑上以隱囊靠背而坐謂余氣清他年遠到勿忘老夫之言也

黃端伯字元公江右人為甯波司理調杭州余登其舟自丈亭談至下壩諮訪民隱出語直捷無所回護在杭州出堂則士子與僧道環聚者數百人一切以機鋒行事元公死難甚烈無元公則南都不成為國矣

徐汧字九一蘇州人死難余於戊寅往還

吳志遠字子往嘉善人先生與高忠憲歸陶菴三人為林下之遊俱以澹泊明志甲戌余會葬魏忠節先生與劉夫子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學竊聞其緒言

陳龍正號幾亭嘉善人甲戌劉夫子題忠節之主余同舟而歸幾亭拜夫子於舟中投書一卷言天下之風氣操於紹興今之利病無一不操於書辨為六部各衙門書辨者皆紹興人書辨之父兄子弟皆在紹興使為郡縣者能化其父兄子弟則在京之書辨亦無不化矣余覽之曰迂論夫子曰今之人誰肯迂者余甚悔其失言

彭期生字觀我海鹽人亦拜夫子於舟中後死贛州之難丙辰余過其家夫人年八十外猶在
林可任字增志温州人壬午北京往還相隆武後嗣法石竒改名法幢

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余初遇之嚴印持座上庚辰至其家所居四面皆水圍以闌干非舟不可登其堂越中初立木叔以少宗伯從事其後死節

劉同升字孝則江右人癸未來湖上酒闌與沈崑銅論荆溪孝則頗右之相爭無已余解之方散

蘇桓字武子江右人其壽吾母四十歲詩傲風雅體為之甚美

鄧錫蕃字雲中金壇人堞縣知縣余弟司與補弟子員為公所薦余至堞館余於寺臥雪者數日於是有大雪封山城寂莫老僧刺血字模糊之句

龔立本字淵孟常熟人慷慨喜事知崇德縣余入其署中談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時局甚恚

吳炳號石渠長於填詞所著有西園情郵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雖多勦襲而不落俗徐虞求先生甚不喜之曰五院本乃石渠之五經也以三司首領攝餘姚縣事先公諭祭石渠董其事後從亡而死

徐枋字昭法九一先生之子甲辰余上靈巖繼起館於天山堂一時來會者周子潔文孫符王雙白而昭法後來余篋中有文數篇昭法見之歎賞不已以為此真震川也因相與論著述欲以通鑑為經二十一史為緯重翻局面亦未知其後會拈動否也其苦節當世無兩謝絕往來當道聞其名者無從物色餽遺一介不受半菽不飽以糠粒繼之其畫神品

蘇州好事者哀其窮困月為一會次第出銀以買其畫以此度日而已

汪澗字魏美武林人改革後不入城市寄跡于僧寮野店丁酉余同宿於孤山贈余詩三首余次韻和之同上山頂葛仙祠三宜跡至為設湯餅而已山下侍者奔來言無處不尋和尚有菴主轎十乘來見

三宜曰方欲與居士快談奈何以此俗事擾人汝等宜即回之余曰不然庵主來必有香信公宜下山受之以供我輩不亦可乎三宜笑依余言己亥笑魯迎余及魏美至其美庵中夜月明甚笑魯以臥榻讓吾兩人止有一被五更不勝其寒魏美與余貼背相磨少取煖氣明日余上雲居至城門而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巢明盛字端明嘉禾人鼎革不離墓舍種匏瓜用以製器香爐瓶盒之類欸致精密價等金玉為大匏賦以見志己巳聞余館語溪破戒相訪夏彛仲有幸存錄言三案之事得之山東張延登是非刺謬余作汰存錄以正之彛仲死節存此錄使後人致議為不幸也端明序汰存錄以為彛仲亡後他人假托其名為之使出自彛仲則是非可信耳癸丑 太夫人八旬為文以祝寓書曰侍慈幃于遲暮振家學于後昆白首窮愁亦復何憾

顧大韶字仲弓常熟人其文縱橫似國策月旦不稍假借邑人甚畏其口余于己卯見之其尋瞳使者說故十八房文于科舉之傲嘻笑甚于怒罵矣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主文章之壇坫者五十年幾與弇州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議論而惡夫勦襲詩章貴乎鋪序而賤夫彫巧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矣然有數病濶大過於震川而不能入精一也用六經之語而不能窮經二也喜談鬼神方外而非事實三也所用詞華每每重出不謝華啟秀四也往往以朝廷之安危名士之隕亡判不相涉以為由已之出處五也至使小人以為口實掇拾為正錢錄亦有以取之也余數至常熟初在拂水山房繼在半野堂絳雲樓下後公與其子孫貽同居余即住于其家拂水時公言韓歐乃文章之六經也見其架上八家之文以作法分類如直序如議論如單序一事如提綱而列目亦過十餘門絳雲藏書余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所欲見者無不有公約余為老年讀書伴侶無使以太夫人菽水分心一夜余將睡公提燈至榻前袖十金贈余曰此內人即柳意也蓋恐余之不來耳是年十月絳雲樓燬是余之無讀書緣也甲辰余至值公病草一見即云以喪葬事相托余未之答公言顧鹽臺求文三篇潤筆千金亦嘗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固知非兄不可余欲稍遲公不可即導余入書室反鎖於外三文一顧雲華封翁墓誌一雲華詩序一莊子註序余急欲出外二鼓而畢公使人將余草騰作大字枕上視之叩首而謝余將行公特招余枕邊云唯兄知吾意殘後文字不託他人尋呼其子孫貽與聞斯言其後孫貽別求於龔孝升使余得免於是非幸也是時道士施良生作法事

燒紙唯九十二字不燬公已八十有五人言尚餘五年亦有言九十乃卒字之草也未幾果卒

聞啟祥字子將余每至杭舍館未定子將已見過矣子將風流蘊藉領神讀書社

嚴調御字印持領神讀書社憶與陳木叔飲其家偶言宋之問詩桃花紅若綬只此一語其無刻不忘富貴乃爾

孫爽字子度崇德人以其門士連染受答三十子度不以為意也桑間敗屋圖書精緻吟咏自如庚寅余自吳門返訪之方欲與之劇談而陸麗京聞余至強之入城

卓人月字珂月杭之塘棲人蚤有時名丙子余兄弟以應試寓湧金門黃家庄珂月夜過余索酒與澤望棹舟湖中笑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聲震動兩岸犬聲如豹

陸培字鯤庭杭人與陳玄倩交惡玄倩無鄉里之行武林出檄攻之鯤庭寓書于余欲東浙為應余告同社於是紹興王玄趾為首甯波陸文虎為首皆出檄玄倩幾無以自容而以死節一洒之

陸圻字麗京鯤庭之兄也為文長于麗體亂時避至東浙館于吾家言當此兵戈載道無不閉門聽難而賓客滿座盜賊不犯者唯朱湛侯與黃氏兩家耳庚寅同宿吳子虎家夜半推余醒問翁洲事擊節起舞余有懷舊詩桑間隱跡懷孫爽樂籠偷生憶陸圻浙西人物真難得屈指猶云某在斯史禍之後麗京以此詩奉還云自貶三等不宜當此請改月

曰其後不知所終人有見之黃鶴樓者云已黃冠為道士矣
章正宸字羽侯從劉夫子講學東浙為少宰特疏薦余國亡
遁去駱賓王之遁於僧名捕之也羽侯無故而遁加一等矣
魯臬字季臬會稽人辛亥邂逅論文見余所作能得其意之
至處嗟賞不已及論時之有名譽者多所不滿問其何所師
法以為先人與徐文長同學數年故能知文之首尾也自後
余至郡城必相過從季臬不以文名而其所造如此故知以
名下為優劣者妄矣

馮元颺字爾賡慈谿人天津巡撫以海船迎駕南遷國亡
憂憤而卒余為弟擇望求婚於劉瑞當瑞當夫人未允公
坐於幃外與夫人言無失此佳壻乃定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先公建祠西石山同邑之黨逆者不利公率其弟鄴仙及馮
玄度馮正則馮自昭陸文虎萬履安會哭祠下祭文傳播黨
逆者咋舌而死丙子昭余入太倉閱卷公以勤王行余始辭
出

馮元颺字爾韜以本兵回里留仙病於武林藥鐺溺器公皆
身親之留仙卒公亦以憂憤相繼卒辛巳公為南政塘棲卓
大丙年十六七其婦翁引之見余以試事相託余言於公即
為致書杭司理宋璜大丙由此得補弟子員公好諧謔余書
僮冒余書自薦中多別字公覽畢以示諸子躋仲躋仲曰
偽也公曰汝等學問淺太冲所寫必有來歷無貽後日之笑
也閨堂而止

姜思睿字崇愚慈谿人嘗於公所相會時有自省中歸者以前輩自居高視淺揖公曰此姚江黃太冲也公不識之乎劉應期字瑞當始與崇愚齊名人稱曰姜劉後與玄度齊名人稱曰劉馮此時谿上多名士而瑞當裁量其間不少假借人亦畏其清議馮正則曰瑞當亦有疵處然可件而盡也吾輩非無好處然可件而盡也吾等與瑞當相去遠矣是時一方名士皆有錄學使者至以公書進之大畧準之為上下余嘗執筆名士數十人列坐皆無毫髮私意必衆論相諧而後定慈谿馮躋仲有盛名余以瑞當為首躋仲次之躋仲不悅無以難也

馮家禎字吉人長於度曲喪亂之際結為歌社時慈人陳謨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以無賴委署甯紹道好作聲勢恐唱鄉里公登場賓白黃和尚有成親日豈可人無得意時莫笑陳謨今富貴他年情事有誰知謨聞之大怒以他事構之下獄獄吏待之頗慢公即唱西樓怪相逢款待疎節曼聲按拍無不絕倒初不知其為患難也然每對余言則無非新亭之淚

華夏字吉甫其為制義簡潔自成一體黃斌卿在滄洲吉甫作書招之為鄉老所首捕入獄中當事鞠其黨與吉甫言太祖高皇帝崇禎皇帝二人耳當事曰汝書言布置已定四方響應者何也吉甫曰此虛言以誘之來耳鄉老富甚當事欲吉甫引之以為已利吉甫曰彼鄙夫也建義之事豈可假之鄙夫乎吉甫被害後夫人亦自盡余選同社之文吉甫入于

文統

陸符字文虎為人慷慨能面折人之是非余之交文虎也吳來之言貴鄉陸文虎志行之士子何不友之於是遂為登堂拜母之交故余之學始于眉生成于文虎余之病痛知無不言即未必中余亦不敢不受也家居無月不往來北都讀書于萬駙馬北湖園中者半年生平凡事不相隱壬午北榜將發余與王敬載馮躋仲馮沛祖及文虎飲園中而徐心水監場使人至文虎出與耳語還座復飲斯時已知中式而不言也其後向余悔之生平惟此一事耳乙酉十月十日奴子自小溪從越城返而過我嘆息事已莫可為明年十月十日奴子自小溪來言見文虎坐轎中用布束縛將入城小歛也其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聞訃與相別同日豈非冥契乎

萬泰字履安余之交猶文虎也癸酉老母四旬與文虎刻沈崑銅壽啟至期來祝癸未又來已丑余至甬上時履安喪失家道抱瘡未痊相對秉燭瘡不復發庚寅晦木為馮躋仲連染而固山之記室與履安有舊由是得免癸己老母六旬文虎已故履安踽踽獨行出其正氣堂壽序讀之不覺失聲而哭甲午冬余嫁第三女于朱氏入寓寒松齋履安使其子任勞余受成而已履安遊粵余兩年頻遭患難望其返棹一洩吾心之所甚痛而履安已死於九江舟中矣董守諭字次公是時甬上知名者三人文虎履安次公而次公又為別調東浙既亡異時舉子人爭先入仕之為漢官者

皆復會試于新朝人謂之還魂舉人次公獨稱故官不見當道嘗以朱子發卦義問余余為之疏解于下曾憶與之看戲有演尋親記者哀動路人次公指而謂曰此錢美恭也其父與此相類顧忍而為此乎蓋美恭父錢士驥仕滇中不返故次公言之其後美恭決志入滇而身無一錢乃買鼓板一副市鎮之處度曲卒迎父柩而返

瞿式耜字稼軒粵中立國公鞠躬盡瘁公殉節而不成為國矣當公之赴粵也余送之于湖頭公欲強余同去余因以母老辭之老母四十公有詩數章為祝

張肯堂號鯢淵松江人盡節于滄洲嘗有書寄余云珠盤之盟僕豈敢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吳鍾巒字霞舟武進人知長興時刻社稿名士品不過二十人而余在其列後亡海外考試沿海有志之士錄為弟子員飾以衣巾率之拜王於舟中余問先生以為不急先生曰此與昔人行冠禮一意耳觴余於鯨背之上落日狂濤淒然相對但覺從古興亡交集此時何處容腐儒道得一句及余返棹先生駕三板船送別三十里以外至今惻惻先生居閒補陀聞滄洲將破赴難抱夫子粟主自焚於廟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郡守于潁長初至公與鄉紳旅見刺入堂吏稟俟堂事畢而後見容公大怒索其原刺拂衣竟出及余回寓而公已見顧去矣越城不守公衣冠投度東橋下出沒久之猶舉首曰忠臣難做復力沉而死

余增遠字若水改革以後居城南破屋床頭屋漏則以籠甲承之擔糞灌園似老農家病將革余命兒子正誼切其脉若水曰吾祈死二十年之前願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泣然而別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北變聞余從劉夫子于武林寓吳山之海會寺公徒步上山相晤東浙之事趨死不顧利害從亡海外為悍將所害

孫嘉績字碩膚北兵將渡東浙郡縣皆已獻戶口冊藉牛酒犒師各官亦委署易置人情踣蹙不敢動公書本勃窣起而創即墨之守鳴鐘代鼓號召其邑人於是錢希聲應于甬上鄭履公應于越城張玉笥陳寒山應于台婺余亦以世忠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一軍佐公句踐之保會稽千年復見然公本書生應變非其所長拱手以太阿授之方王而分地江上一隅及余西渡公以火攻營見授差可一戰北兵數騎乘淺過江列師皆潰矣公至滄洲而卒火攻營將章欽臣潰後復起山中見獲其妻金夫人例入旗下夫人強項不屈問官始恐之以斬再恐之以凌遲夫人曰吾豈怕凌遲者哉磔畢而行刑者暴死夫人遂成神所謂大金娘娘也余若水作傳其烈古今所僅見者王毓著字玄趾為人亢爽不羈好聲色在先師弟子中頗為逸羣及改革之際上書請先生自裁無為王炎午所弔玄趾遂自沉柳橋之下先師曰吾數十年來止得此一門人余每至越城玄趾頃刻不離其篤于友誼如此

張煌言字玄著其父圭璋字兩如甲子舉人嘗教授余家玄
箸為人躍冶而明敏過人故能就死從容有文山氣象當其
被獲也已散遣士卒懸洲獨處亦如田橫之在海島而已而
補陀僧有借之以媚大帥者遂遇難初刊本作而無凡借之
淵先生之蒼頭也先生因其出家亦作詩贈之翁州破來見
履安履安敬之為義士余在邑城無凡扶杖見過問翁州
死節諸公其對之以己之好惡未必皆實而面有棍氣不逮
致玄著而惜履安之失人也望紫謝山為無凡作塔銘力不逮
其誣蒼先生得之于傳聞故失實也

王正中字仲搆北直人其署餘姚亂兵充斥頗能鎮定之事
解丁亥訪余于山中辛卯余住柳下又來辛丑余遷化安山
又來仲搆好天官壬遁之學皆余所授也已酉余在古小學
仲搆亦寓越城生計消索云將佃田五畝賣卜以續食耳未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幾而卒

張岐然字秀初武林人讀書深細其讀三禮字比句櫛宮室
升降器皿位設皆所不遺音樂則自製十二律管考驗合否
區田則入山中與老農種植亂後嗣法三峯蜀僧潭吉作五
宗救半出于秀初欲申三峯之屈然其言有失倫者人皆笑
之初刊本作然以三峯之受法于天童猶孔子不得已而事
魯君也比擬失倫人皆笑之

江浩字道安武林橫山人讀書畧見大意而胸懷洞達無塵
瑣纖毫之累余與之月夜汎舟偶爭一義則呼聲拂水至于
帖服後亦從釋氏改名義月

馮棕字儼公武林長橋人為讀書社領袖余嘗宿于其館偶
論楊左事其門人顧豹文問楊大洪何人也儼公正色曰讀

書者須知當代人物若一向不理會讀書何用三度訪余丁丑值先公諭祭儼公列于執事

許元溥字孟宏長洲人余與劉伯宗及孟宏約為抄書社是時藏書之家不至窮困故無輕出其書者間有宋集一二部則爭得之矣丙子來越城張登子大會名士孟宏與馮院本為紫釵記至霍小玉病危一折宛轉淒惻無不稱賞余以為梁小碧之絕枝也庚申偶與范祖生談及此祖生曰此應曰也小碧杜其下矣小碧以王玄趾得名

閻爾梅字古古徐州人以詩禍亡命余遊廬山遇之坐五老峯頂限韻賦詩月色侵人三鼓始罷古言自華山遊返然觀其山行甚艱人言華險遊者望崖而返若古古能遊則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亦不難矣

孫竒逢字鐘元范陽人移家百泉山初以俠名後講理學門人甚衆癸丑寄所著理學宗傳一部老母壽詩一章書云湯孔伯來知太冲為戴山薪傳時年九十三

顧炎武字甯人崑山人不得志于鄉里北遊不歸丙辰寓書于余云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屨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麓得古人之陳迹而離羣索居幾同僦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為山覆簣而于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

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蘇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論起居無恙因出大著三三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傲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為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闕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辱收諸同志之未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萬世曷任禱切

陳確字乾初海甯人于先師門下頗能有所發明余丙午至其家訪之時已病風不能下床信宿而返乾初以太學層累之學不出于孔子為學者所諱不知慈湖已有是言古人力行所至自信其心不須沿門乞火即以圖書為怪妄大學為別傳言之過當亦不相妨與勦襲成說者相去遠矣

朱朝瑛字美之海甯人漳海之學通天地人嗣之者無人漳海曰康流沈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閭奧舍皆取諸其宮中何必窺人之室乎丙午余至其家訪之康流日發其所著五經討論終夜越明年復以其大凡見寄海昌之學者康流乾初二人恐從前皆不及也

王猷定字于一江右人其文如湯琵琶傳李一足傳寒碧琴
記亦近日之瑋瑋者但余與之言多附會不實是其大疵也
施博字約庵嘉興人余謂其學夾雜釋氏約庵言博當甲申
乙酉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死以至於
今每於出世者往還自分不可為聖人之徒蚩蚩以待盡隱
衷尚有餘愧

管籥字乾三姑蘇人中與天台教甲戌余至其家其于一時
名士一時堂頭皆譏貶以天台之學繭絲牛毛非沈黙者難
以承當拳拳於余別後寄詩三章約余重會以為君不出家
亦是無盡無垢之流詩失去從其遺集得一首越溪寒色入
之子意何深太華三生夢岷山一弄琴評書秋雨集跌坐竹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光侵可踐重來約相思不自禁

熊開元字漁山楚人以直諫著名出家嗣法於繼起余初遇
於湖頭甲辰至烏目三峯寺其知客如田夫侍者如牧童無
異于三家村巷也與木陳會于虎邱時木陳赴召回漁山以
道人不拜君王謝之木陳遂掌其面漁山從者闕然木陳曰
吾不掌宰官掌法孫也漁山無以應其機鋒之鈍如此

弘儲字繼起甲辰余上靈巖館于天山堂同館者七八人皆
失職之士故余詩有應憐此日軍持下同是前朝黨錮人徐
昭法不受當事餽遺繼起繼粟焉非是法堂頭所及也

齋堂住淨慈寺余與汪魏美訪之見其知客扇上詩忽拋一
點月當戶喚起幾多人上樓因索其詩稿觀之亦多佳句與

余輩談諧正熟大衆請其上堂齋堂蹙額曰汝輩為之何與
吾事大衆為之一笑

本哲字山曉余與李杲堂高辰四高元發入天童山曉特為
上堂言韓文公來也為余而發庚申秋暮過訪不值詢山童
云看花未歸題詩于壁而去云短杖柱泥深尺許遠隨牛跡
辨荒村先生乘輿看花去惆悵斜陽立板門方外交遊如
木陳初求牧齋文字視若天人繼而指摘蹄尾紛然石竒
與文虎友善助結雪瓢喜其相近死而遂蹊其田具德住
余丙舍出而操戈相向雖有交情姑且略諸

余少逢患難故出而交遊最早其一段交情不可磨滅者追
憶而志之開卷如在於其人之爵位行事無暇詳也然皆桑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海以前之人後此亦有知己感恩者當為別錄

思舊錄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思舊錄

卷之八

